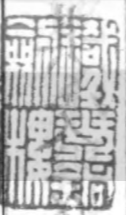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不長



不長

論衡三十卷漢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紀
謂在縣爲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
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稱永和三年徙家
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章和
二年罷州家居其書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
招致篇有錄無書實八十四篇考其自紀曰書
雖文重所論百種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
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則原

書實百餘篇此本目錄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
充書太旨詳於自紀一篇蓋內傷時命之坎坷
外疾世俗之虛偽故發憤著書其言多激刺孟
問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
諄矣又露才揚己好爲物先至於述其祖父頑
很以自表所長慎亦甚焉其他論辯如日月不
圓諸說雖爲葛洪所駁載在晉志然大抵訂譌
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於風教儲泳祛疑說
謝應芳辨惑編不是過也至其文反覆詰難頗

後漢傷詞費則充所謂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
簿籍不得少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
宜辨爭之言安得約徑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
作別有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
不傳惟此書存儒者頗病其蕪雜然終不能廢
也高似孫子略曰袁崧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
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
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其論可云允愜此所以攻
之者衆而好之者終不絕歟

文者器而器之者猶不器也
 之言良以不此書矣其論曰云
 夫此則此則以此
 本夫再與古蔡楚人吳故見之
 以為楚煇煇也
 也高妙終于却曰東林於美書
 楚亦論中
 不與對此書亦謂昔賦其蕪
 樂然不與
 亦以有為公書也
 亦書如平又亦養到書本皆
 宜辨半之言安附附對答固
 山自言之矣夫世
 微辭不與火夫實之事多華
 文語畢許實矣
 謝國費限天相歸字舍多上
 此不與小口眾

後漢書本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

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

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

太學觀天子臨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

辟雍作六儒論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

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

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

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

振聲按自紀篇云
乃作養性之書凡十
六篇

言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
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
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
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
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
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寔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
廣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
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謝承

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肅宗
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

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對策書本朝

振聲此即用本傳
語一當作五

王充氏論衡崇文總目三十卷世所傳本或為二十
七卷史館本與崇文總目同諸本繕寫互有同異宋
慶麻中進士楊文昌所定者號稱完善番陽洪公重
刻於會稽蓬萊閣下歲月既久文字漫滅不可復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經歷克莊公以所藏善本重加
校正紹興路總管宋公文瓚為之補刻而其本復完
充生會稽而受業太學閱書市肆遂通眾流其為學
博矣閉門絕慶弔著論衡八十五篇凡二十餘萬言
其用功勤矣書成蔡邕得之秘之帳中以為談助王

論衡

序

言復
朗得之及來許下人稱其才進故時人以為異書遂
大行於世傳之至今蓋其為學博其用功勤其著述
誠有出於衆人之表者也嘗試論之天地之大萬物
之衆無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人由之而不能知
知之而不能名也古昔聖人窮神知化著之簡編使
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各有以全其才五
三六經為萬世之准則者此也先王之澤熄家自為
學人自為書紫朱雜廁瓦玉集採羣經專門猶失其
實諸子尺書人人或誕論說紛然莫知所宗充心不

能忍於是作論衡之書以為衡者論之平也其為九
虛三增論死訂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見者曉然知然
否之分論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謂出於衆人之表者
乎然觀其為書其釋物類也好舉形似以相質正而
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辯訛謬也或疑或決或信
其所聞而任其所見尚有不得其事實者况乎天人
之際性命之理微妙而難知者乎故其為書可以謂
之異書而不可以為經常之典觀其書者見謂才進
而實無以自成其才終則以為談助而已充之為書

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論也雖然自漢以來操觚之士
焦心勞思求一言之傳而不可得論衡之書獨傳至
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為世之所寶也且充之
時去三代未遠文賢所傳見於是書者多矣其可使
之無傳乎今世刻本會稽者最善克莊公為之校正
而補刻之傳之人人其與帳中之書戒人物廣者可
謂遼絕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陽韓性書

元大字本篇目如
此式至三卷同

論衡目錄

凡三十卷
八十五篇

第一卷

逢遇第一

累害第二

累害

命祿第三

氣壽第四

氣壽

卷二

幸遇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怪奇

卷四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謝短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狀留

寒溫

謹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

闕

明雩

順鼓

卷十六

亂龍

遭虎

商虫

講瑞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自然

感類

齊世

卷十九

宣漢

恢國

驗符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三十一

死僞

卷三十二

紀妖

訂鬼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卷三十四

譏日

卜筮

辨崇

難歲

卷三十五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解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目錄終

論衡

目錄

靈接增改字。其來何自。以疑偶忘。所表大雅。而時希。不及。秋歲。角玉。甫有考。陰進。京之行。推年。如。務。起。記。將。定。集。託。伊。初。室。是。風。益。務。一。寶。翁。兄。丈。先。生。卷。第。十。一。解。曰。曰。曰。

五篇

卷二十八

論衡卷一

逢遇篇 漢 會稽王充 著 震瀧閱

元字本每葉廿行
行廿字或十九字或
廿字不等每卷
首皆另有篇目下卷
做此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滂行。尊於榮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

此尊流の中甲上下来登俱須照補以
 志不得之歎必勿抽矣 能為附台登勝台
 前夜

卷二十六

書翰

五篇

卷二十八

論衡卷一

王充



元字本每葉廿行
 行廿字或十九字或
 廿字不等每卷
 首皆另有篇目下卷
 做此

逢遇篇

篇題上皆空四格

口口口逢遇篇

漢

會稽王充

著累害篇
 氣壽篇

震瀧閱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
 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
 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眾
 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
 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
 也。故遇或抱滂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

論衡

卷一

元大字本差作差
振聲按此不過小愛
其體非有異也後
凡似此者不盡出

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
才從於小木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
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負帛喜宜讀作伯詬字俱事夫差
帛喜尊重伍負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
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
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
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
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
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

虛校乾作乾
乾即乾不字後凡似
此者不盡出

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
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
能御驥騾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
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
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
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
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
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
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竝生唐

元小字不處作篇下
同振聲按金廣俗
後凡似此者不盡出

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
賢也。竝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
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
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
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
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
竝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畱主為仁義，
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
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

孫枝合合
下宋刻空
八行作開

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
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
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
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
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
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
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
見拒，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
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

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
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
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
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
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
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
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
愛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
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

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媚皮

孫校簡作簡聲按此起誤

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
稱媚於上媼母無鹽是也媼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
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

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

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

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

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

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

元大字本媼作蘭
元小字本媼作蘭
振聲校字與蘭
字注字榮同妍論
衡籍孺鄧通形要
骨蘭皮媚色稱又
媼字注正字通同
麗見王充論衡

元大字本臣作主

元大字本詞作司

通津本武王作武
王亦宋本俱作王

通津本
作日

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嬰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曰力不足。不預聞。何以

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合

元大十字本俱無推字

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冤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

孫叔刻無遇字聲按此當指就下遇字言蓋觀通津本此字本係擅添也

通津本暗作闇

元大十字本累害字不重

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汚者鈞以鼠為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

元大宇慎作俱

故為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
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謂之福來不
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
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
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
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
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竝
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
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

元大宇本恚下有
怨字

元大宇本信作受

三累也位少人眾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
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
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
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
之身納信受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迁失其意
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
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
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
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蓬蒿之黨

通津本喙作啄

元大字本章字

不重世字重

元大字本章作官

元大字本章三累二字無

喙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
 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
 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
 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
 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
 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繪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
 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
 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恠也非俊疑傑固
 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木坐讀為生招致羣吠之聲夫

元大字本章上以字作彌

如是豈宜更勉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
 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
 原之人行全無關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
 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
 行以俟累害者累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
 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
 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
 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
 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遽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

通洋本牖作牖

元天字本名作力

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尺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

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遯未嘗滅也垤

盧校則作也

成丘山汙為江河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為石珠化為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為糞土而惡來所以為金玉也非紂憎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鴟鴞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鄒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己也安能遏累害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

孫夜自光命稀篇四行故命止

孫校為亦改偽與元本同

孫抄遯同此

孫校江河下條宋刻補也

孫抄謔作纒蓋誤

白長不理身冤不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完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偽之人治身以巧俗脩詐以偶衆猶漆盤盂之工穿墻不見弄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汚者未必非善也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恥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恥者也含邪而生懷偽而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召恥何世不然然而太山之

吳抄召作招

孫抄完缺
末筆

孫抄自作

孫抄召心
作招

惡君子不得名毛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汗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

元小字本貞作真

孫抄毛作
毫又云髮

孫抄宋刻補

孫抄貞与此
同

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

孫抄完缺
末筆

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為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

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

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

孫抄亦作
衆好

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

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

元大字本衆好作
失知

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善夫或曰或曰言之人
命祿篇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歿生壽夭之命亦
 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
 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
 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
 貴從賤地自逢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
 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逢竝仕獨遷命
 富之人俱求獨得竝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逢難遷難得

孫去有神
下宋刻空
四行作開

元字本愚作遇

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
 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
 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
 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
 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
 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
 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
 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
 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

元字本策作策

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
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
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
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
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
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
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
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
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

元字本知作智

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
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
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為父師然而人
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為廝役故貴賤
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
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商見智能之士官位
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
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
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

元字本才作能

元字本位下無
富字

孫云宋刻
無富字與
元字同此通
津樞添字

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
 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
 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
 人謂偃之木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
 明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
 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睢之于秦
 明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睢拜為客卿人謂睢澤美
 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

徐枝說
改談与元
本同

元大字本而說作
談

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
 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
 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
 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
 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
 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
 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
 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
 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

元大字本揚作揚
通津本揚作揚

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

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

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

賦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天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弱壽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天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

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
 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
 稟氣或充實而堅彊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彊其年
 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
 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墮人有為兒天命而
 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
 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
 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
 何則稟壽天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疏字者

元大字本暢作陽
 喝作唱

孫三暢作
 陽唱作唱
 与元本同

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
 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
 曰懷其意以為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
 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
 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
 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譬猶人形
 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不滿丈
 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
 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

元太字本或俱
作同

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為霸，不能至百，消而為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天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為天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為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

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此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

元大守本三十四
作二十三

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
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
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
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
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
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
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
十歲矣

論衡卷一終

論衡卷二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
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
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
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
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
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
幸命短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

通津本命短作短命
通津本短命作命短

元大字本全作生

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卒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閼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

元大字本有作道

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為壞所壓蹈圻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遇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

元大字本過作遇

侯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闕藉孺之輩無德

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

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

元大小字本味下飯俱作飲盧校作飯元大字本意異作異意

元大字本撥作拙黃琴六疑掘之記元小字本作採掘元大字本燦作燎通津本水作木

元大字本鼎金作金鼎

元小字本同遭作遭同盧校作同遭

元大字本已作止

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燦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鈺同之水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燦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漑鼎釜或灑

孫云之火十至後葉十六行陷萬宋刻空作蘭聲校六字原有

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舍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記蓋孫亦疑其有誤也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

元大字本餓下者字作死

元大字本日字無

元大字本相之作三

元大字本陷作歷下空一格

元大字本祿威未當作禍口未口元小字本亦作祿威未當

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為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于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墜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

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天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修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

孫校萬數下又添萬數二字

元大字本繫作吉
國上山字無

元大字本福字無

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
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
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
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
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為主稟得堅彊
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
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
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

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
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
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
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
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貴有多少皆星位尊
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
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稟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
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
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善然骨善故不假操

徐云繫作吉而吉有
記蓋以為
誤也又云
福作失此
通津樞添
字

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
 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
 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
 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
 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
 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
 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
 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
 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

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
 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
 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
 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
 也若顏淵伯牛之徒一有何謂乎字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
 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
 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
 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
 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

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
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
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
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
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
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
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
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姪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
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

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
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
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
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
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
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
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
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
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

通洋本美作膺

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若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是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

元大字本而死作口有

元大字本兩主字俱作王元小字本其下主字作王

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者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祿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祿也中不遂成善轉為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

元字本卒作主

元字本行作行下

元字本減增作
增減性字不重

通津本填作植

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杵杵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填為簋廉簋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

孫三猶陶
下宋刻空
二十七字
命作開到成

者用銅為杵杵杵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杵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

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一有見字食則壽命乃短非

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鶉雀爲蜾蠃人

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蜾蠃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蜾蠃

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

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殛羽山化爲黃能能音奴來

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鯨之爲能乎則夫虎能

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

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

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疆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

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

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

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

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

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

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

授張良書已化爲石是以石之精爲漢興之瑞也猶

河精爲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

而爲蟹蟹又化而爲娥娥有兩翼變去蠶形蟻螬化
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蟻螬凡諸命
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
也生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
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
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
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
謂人願之龍之爲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爲性
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

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
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
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
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
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
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
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
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
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

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

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

元大字本減作滅
壞作壞

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曰：黃耆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

元大字本非變作
時術所術

孫云非變
作所術與
元本同

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

羽之民不言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

通洋不成下無王字
元大宇下有王字

通津本揚作楊

通津本蓬生下行一

生字

通津本麻不從州下同

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
 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
 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
 是故揚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
 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
 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
 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
 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
 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

通津衍字
字孫校也
滅云

此則駟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
 登車馬不能驚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
 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
 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
 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
 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
 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敦教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
 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
 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間巷常庸無奇

元字本闕作聞

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怙之庸人未
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
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
之漸漬磨礪開導曠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
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夫肥沃
境墉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
墉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方
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
以鑿鍾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

通津本方作力

鍾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
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
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溼釀其教令變更爲
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鍾更崇
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
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
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
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
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

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怙之庸人未
 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
 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
 之漸漬磨礪闕導肅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
 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
 境墉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
 墉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方
 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
 以鑿鍾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

鍾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為高而其高者反為
 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
 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為
 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鍾更崇
 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
 所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
 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
 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
 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

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
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
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
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
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
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
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
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
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

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
而道人消燦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
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
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
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
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
妄以刀劍之鈎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
鈎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
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

言後
卷二
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
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
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
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
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
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
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
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
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

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
而道人消_銷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
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琅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
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
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_銷鍊五石鑄以爲器
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
妄以刀劍之鈎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
鈎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
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

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
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類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
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
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
舜鮪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
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
爲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
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
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

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
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
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
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
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况
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
路不曉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
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
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

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
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
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勾
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
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
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
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
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
禍也豆麥之種與稻梁殊然食能去饑飢小人君子

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
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
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
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為惡
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
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孽多
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孽人之善惡其
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
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

元大字本少多作
多少

元大字本成作咸

元小字本猶郭田道
教五字無虛校有
元大字本亦有

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
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叅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
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郭爲之具
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
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
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
之道無水木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
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
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汚濁在野外者清潔俱

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
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
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
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
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
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
黃帝姬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

孫校頑塗
亦旁存貞

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
異故在母之身畱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
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地龍爲害
堯使禹治水驅地龍水治東流地龍潛處有殊奇之
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
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
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
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
一有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便入
故字

元字本當作富

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
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
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母或言衣帝嚳
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
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
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
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啣肉往食之單于怪
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
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

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啣肉就而食之北夷崇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

元夫字本及作而
元山字本及作而

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已曰日出水疾東走母顧明且視日出水既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鈎夫人身長七尺帶

元大字本失作失
虛校作失

約其要鈎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
 難中又滑澤鈷靡鋒刃中鈎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
 正中其鈎中矢觸因落不跌中芴肉命當富貴有神
 靈之助故有射鈎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
 圍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
 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
 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
 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為康王至
 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為王十有餘日子

皙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
 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
 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
 教蹠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
 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
 氏宗滅乎若當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
 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
 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為文
 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

元大字本有質字

通津本姬作媪

通津本上酒字作醉

元大字本哭作泣

元大字本起作氣

元大字本上項作上者

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是時雷電晦冥^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質性^好
 用酒嘗從王姬^媪武負貫酒飲醉止臥媪負見其身常
 有神怪每甯飲酒^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
 媪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
 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
 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
 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
 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

氣氣皆為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
 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
 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
 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
 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姬身有蛟龍之神
 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媪悲哭始皇呂
 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為蔽謀遂不成遭得良
 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
 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為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

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
 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
 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
 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
 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為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
 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為侯虞
 子大陳畱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
 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
 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

通津本大作一

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
 之不見人有大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眾其父持
 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
 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
 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
 殿第二內中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
 考怪之即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
 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
 母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木一莖九穗長

於禾三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
一有訖字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
 芥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
 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
 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
 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
 也伯阿對曰兄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
 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
 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

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通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
 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
 宰謬誣譏吳楚是君竟殺之也偶三子命當絕子蘭
 宰謬誣譏吳楚是君竟殺之也偶三子命當絕子蘭
 宰謬誣譏吳楚是君竟殺之也偶三子命當絕子蘭
 宰謬誣譏吳楚是君竟殺之也偶三子命當絕子蘭

論衡卷二終

李穀通傳
李谷之福傳

在... 者蘇伯阿能... 到河北... 也伯阿對曰... 出前後氣... 氣皆... 無天人... 氣... 高祖...

論衡卷三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
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
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冤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
宰嚭適為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
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
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造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
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

元小字本脫誣讒至
宰嚭三字盧校有

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
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
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
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
二臣生呂望傳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耀相察
上修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
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
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
相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閻橫褒姒當喪周國

通洋本似作妣

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是
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鬪雞之變
適生鸚鵡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鬪競
鸚鵡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
丹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執非舜禹當得
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
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
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
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

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代代詞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
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
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
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
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物死謂陰氣殺
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
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
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
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屋適履月毀

元字本無見鬼或
三字原校有

元字本罪當無當
字

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
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
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
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
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為囚未當死使聖王出
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
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
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
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

元字本壹作一

孫云宋刻
無當字与
元本同

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喙食草糧糧盡
 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
 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佃
 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
 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
 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
 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
 敗不為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
 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

元大宇本兩沃字俱
 作天字元本亦俱作
 夫盧校作沃。振聲
 校是臨本非工沃字
 盧校沃作夫蓋誤例
 云沃作沃下又云元本
 作夫可知而字本俱
 作夫盧校改其一而

偶遺其一月今以意
 正之如此

元大宇本上二夫字
 作夫二死下重死字
 元大宇本下作工

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
 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
 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適賊
 三家何其痛也黃公取隣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
 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
 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
 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榮也命貧居
 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榮也世謂宅有吉凶徒有
 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

元大字本平上於
字無元小字本六無
於字處校有

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
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
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
時適當起賢人薦已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
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
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
遇天未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
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
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

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
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
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
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
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
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
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
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
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

通津本白作曰

元大字本著作若

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玉夫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顙頊戴午

帝鬣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此脇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此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鑿免於鉄質亦以面

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爲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

况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富貴之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過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

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為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

元大字本皆有
有字

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為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眾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賤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

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
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為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
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
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
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
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為大
將軍封為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
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
與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

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
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
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
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
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
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
以為塋者取傭苦之不與錢傭知其盜買官器怨而
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
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

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

傳為諸生時一有明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

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

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

盡筋力之敬徒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

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

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

傅夫鉗徒訐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

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

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

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

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

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

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

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

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

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

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
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
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
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
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
計始皇從其冊與之充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
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鷲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
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
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

乃古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
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
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况古今不聞者必衆多
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
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
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
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
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
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

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頰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

以為雀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

天天用雀與魚鳥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鳥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修已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鳥天使為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

明之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

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
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
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
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爲未文王在母身之中
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爲性外以爲體體者面
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
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
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
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

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
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
人之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
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
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
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
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母多言此時已受命獨
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
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

之富家之翁，貴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雌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栽，藥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

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卽位。赤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

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
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
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
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天
乃大命文王夫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
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
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
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
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倣天事其易見故曰眷顧天乃

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
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
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
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
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
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爲非
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

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而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引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通津本引作引

元大字本下曰字作言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防禦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為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固字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一有情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

元大字本稟下善字
作其

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
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欲字放縱悖亂不善日
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
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
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
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
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
肯見及長一有與字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
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

通津本丹朱生一作王
元大字本一作生

通津本賢矣作賢
也
元大字本傲作傲

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
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
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
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
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
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
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
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垂也動作趨翔
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

通津去字
孫校改生

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恃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不善不惡須教成者

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

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

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嗜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已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已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

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
 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
 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者謂惡
 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
 見其陰也據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
 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
 渥有洎海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
 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
 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

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
 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
 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
 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
 出為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
 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
 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
 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
 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

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鄼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

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

言後
卷三
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鱗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

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

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
 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
 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
 為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
 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
 賊害不成為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
 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
 啖食者皆五行之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
 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

元字本五常之道
 常作口

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
 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
 藏在内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
 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
 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
 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
 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
 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
 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

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
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
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
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
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
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
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
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
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

通津本筋作筋下

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
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
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
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
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
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
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
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强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
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

龍其

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鴟之啄鵠鴈未必鷹鴟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為負是而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為勝或拙弱綴跲蹢蹇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鬪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畱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

通津本夫作天元六字本亦作夫

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鵠食蠋皮博勞食蚰蝟蚰蝟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通津本堅作豎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
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
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
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闔母背而
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
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赦
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
然其文識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
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

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巳而有身遂生高祖
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

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
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生
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
生從口而出秦禹母吞薏苡高母燕鷺卵與兔吮毫
同實也高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
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
爲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闔樂斬胡亥項羽誅子

言後
卷三
二十六
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
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蕙苾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
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
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
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
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雄雀施
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
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蕙苾之莖不過數尺二女
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

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
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
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
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
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
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
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
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
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

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雀見雌雞不相
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
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鬪於庭吐漿於地龍亡漿在櫝
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漿化爲玄鼃入于後宮與
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鼃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
施氣乎夫玄鼃所交非正故褒姒爲禍周國以亡以
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
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
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

熊熊死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熊死後問當道之鬼鬼
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
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
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
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
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玄鼃入
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
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
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蟻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蟻虱天

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
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
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禹高后稷不聖如聖
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
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
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妣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
空生怪說猶見禹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
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
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巨非基跡之

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與
妣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
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
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間誠信因以爲然聖
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
生其說彼詩言不圻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
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
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
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

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
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
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
鳳凰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爲
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
武皇帝嘉禾之精鳳凰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
世表禹鯀之子也高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
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古時雖
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

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
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
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
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
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可信用夫兩真之實尚
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龍總并

鳳凰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爲
到者不貝然此則於然夢矣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
聖人本稟質命於其子新晉爲帝王帝王之史必自
降重觀自映真報苗裔也正帝之王骨孫黃帝黃帝
有蘇世對曰映文近各百賤亦午刈對自映類對更
夏稟原效天母育恩吞昔盡安之言也實齊聖人自

論衡卷四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
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
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真之實尚
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
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大世間傳書諸子
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
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

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
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
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
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
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
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
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
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
之行大可以况小小難以况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

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
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
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
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
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
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
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
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况以白日前
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

元大字本負下其字
作更元小字本之作更

通津本此間字作昌与
元大字本合

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
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
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
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
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
撫其目而正之正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
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
早夭死世俗聞之人字皆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
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

通津本缺葉自去
吳至下幽討二十行

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
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
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唾螺遠也案魯
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况使顏淵何
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
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
淵處閭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太山之
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
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

元字本目下有刃字

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閻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斲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

土聖人以天下為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為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為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

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為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

元大守本太平承

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為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為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辯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為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

通津本鳥作鳥下皆作鳥

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

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邗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囊投之於江子胥^子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

通津本于作子

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蒍子路而漢烹
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
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瀋澁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
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
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
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
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
人若恨恚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

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
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
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
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
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
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
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
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
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

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讐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

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

通津本大作本

元不字平也世作者傳

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塋泗水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滿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為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

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為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為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鷓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

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鷓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鷓低頭自責鳥爲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鷓鷓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

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

元大字本夫作於
過字無

元大字本入下有是
字惡下無浮字

原臨盧校入字添入
下六字下疑非今移於
上六字下
通津本計作計
元大字本計作赴

元大字本瘡作
創元小字六作創
元小字本作瘡

元大字本仲為君
諱作荀為君朝

諱

卷四

夫桀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

孫校減過字元

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

秋采毫毛之美貶織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

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禮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姦

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

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

六有人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計世聞內嬖六

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

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

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

方修朝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

事王室子蔡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

眦不得一有所載字九國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

肯畱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

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若孔子者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

婦人管仲為君諱也諸侯知仲為君諱而欺已必恚

論衡

卷四

十一

元大字本狂作枉

元大字本無用管仲三字

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柰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為輔何明桓公不為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

通津本授作綬

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授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負扆南面鄉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為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象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

元天字本乳作孔

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是非其理也且一足
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蕘一作莫山天雨晦
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
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
撩斧斬其足卒為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
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
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
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
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自鑿井後

元天字本并下得
上有一空格

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
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
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人推此以論負婦
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
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
用婦人徹胤音胤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
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
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
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為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

元天字本增作胃

元天字本今有以
字

也夫聶政之時韓烈侯也烈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
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
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
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
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
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鈔於筑中以爲重當擊筑
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頰秦王病傷
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
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

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
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
而虜燕王嘉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
誅漸麗當二十七年遊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
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
織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
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
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
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耳聽卑君有不君人之言三天必

通津本不作有

元天字本耳作可

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明延命明則景公為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為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無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

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關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
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率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
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
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內猶子欲移韋熒惑之禍也
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

通津本作子韋
欲移

元大字本獨作彗

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徒
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爲晏子使彗消而增其
壽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
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其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
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
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
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
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
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

元大字本後守字
作食

元大字本諸語作諸

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
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
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
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
天祐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
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
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
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
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

元大字本體比作比
體

元大字本誤作設
元小字本亦作誤

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
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
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
為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
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况天與人異
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
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
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
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

行動而

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

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為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

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
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
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
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
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
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
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
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
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

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
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
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
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
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
卻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
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
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
且亡身且死妖亦作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

元字字本妖作妖
色下見作陽
通津本妖作妖下則
亦作妖

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
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
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
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為善言之故滅而
當死之命肯為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
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
未知所為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
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
若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

元字本改作使

元字本一舍作
三舍

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
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為善言卻如景
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為善言卻為惡言進無
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為旱災
不為君薨子韋不知以為死禍信俗至誠之諫意者感熒惑
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
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
自以著已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
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

元大字本使晏下
無子字
元大字本有間
字無之字

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
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
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
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
晏子出太卜覩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
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
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
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
故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

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
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徙子韋以為驗實動離舍世增言
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召其

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則祖也祖也曰
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則亡乎高宗慈被則

論衡卷四終

卷四

二十一

晏子出太卜見公臣非能動地也地固自自動矣子
其言是徒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自自動太卜言
三則空會曰舍之燻又鼠主二十半空需亦不言
言三則無星當自去子草以爲劍實隨離舍也會言
華曰哉出三善言為嘉宜亦備外日取測之果到舍不

元六字年位下
無子字
元六字年有月
字無之字

論衡卷五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
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
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
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
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
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已
行祖已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

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已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國古運絕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已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於能况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秦祖已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善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鸛鶴

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鶴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出於齊國巢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據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修行改政為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鶴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鸛鶴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爨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爨流

于庭化爲玄龜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
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
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
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
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
稱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
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郤之終不能消善
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
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

流播於九河使堯禹郤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
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
不可郤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
亡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
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
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
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
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
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

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為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舐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為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為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為吉祖已謂野草為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已以為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

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廬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為凶朱草蕘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蕘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為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蕘莢善草故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

元大宇本得之作得知

論衡

卷五

四

元大字本士作土

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麇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互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

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况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况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楊

元大字本遺作遺
成作絲織作縷
元小字本遺作遺
盧校作遺

論衡

卷五

五

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為絲絲為帛帛為衣衣以入宗廟為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虵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

元大字本車字空
元小字本七處
校有

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虵遶左輪審為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虵為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虵遶左輪相似類也虵至實凶御者以為吉桑穀實吉祖已以為凶禹南濟於江

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
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
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蠖螟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
皆爲言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
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盖相似野草生於朝
尚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
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
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
成王搏成王在上監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

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火破楚師嚮令文
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
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
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
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
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
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
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
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

元字本記作汎
通津本汎記作流

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齟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汎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齟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

元大字平曠作曠後
後俱同

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曠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為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

振聲按此在字虛後
當作任程臨者脫之

元大字本至下有
不字元小字本亦
不
元大字本積作精

奉天令求索已過曠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曠目大言父母肯貫之乎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曠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曠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精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

元大字本尚作上
元小字本亦作上
靈校作尚

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
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
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
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
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
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
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
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
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

麾之間今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災惑
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
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
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哉。時。戰

道津本或作或

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
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為燕太
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
白蝕昂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
白蝕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

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筋撞鐘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鐘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預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已狂人未必念害已身也然而已身先

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已者之所為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暗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畱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

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
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
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
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
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
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
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
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
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

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
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
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
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
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
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
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
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傷

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

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足言中生伏劔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寃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燠一炬火囊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

詩經 卷五 十三
尺冰置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典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寃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

寒氣應至而衍因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瘞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瘞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

論衡 卷五
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
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
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
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
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
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
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
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
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

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
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
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具實風雨之至

元小字李其六作具

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癡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
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
過度偶發癡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
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
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
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

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

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叙。」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

尺形中有五常有痺一作瘡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

愈况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

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

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

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

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

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

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

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

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

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

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

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

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

以異天地為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

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

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

元大宇本廣大作
在天
元大宇本誠作形

論衡 卷五
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為。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為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為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

通津本熟作熟

武三十一年中，陳畱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為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為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今穀非

元不字不效作驗
元小字不也作驗

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橈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

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有風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秦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

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
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
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
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
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
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
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
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
賢人若輦者之時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

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
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
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
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
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
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
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
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
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

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
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
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
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
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
願畱參方到卽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卽
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
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
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

元大字悌作弟上高

元小字本曾母病子亦無子字

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
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
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
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
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
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家曾子不聞號呼
之聲母小搯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
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搯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
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

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
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
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不入其舍乎閩虻
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
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
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
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
卓公賢名稱一有於世世則謂之能却蝗蟲矣何以
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

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
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
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
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
矣

元字本廚作宰振聲
校臨臨黃校在下文廚字
皆不改蓋去字不獨此廚
字作宰也又校臨臨本
於此兼示行云虛校廚作
宰於下葉首行又云虛
校廚作宰下同蓋字
本与大字本同此處廚
字已作宰矣今據虛
校下兩條改之張臨當
作吳臨

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
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
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
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
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
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
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
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
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

所為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
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
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
安不病今則不然彊食害已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
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
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
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
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
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

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遣蛭。世謂之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為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

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為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

元大字本來作身
字本亦作身

元中字本三作六
大字本作三

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卽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

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後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

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
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為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
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
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
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
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
為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
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
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

元文字本之作
之振替樓吳臨
本云虛校文作之
影當存云之作文
蓋小字本之作之
而虛改為文已

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
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
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
天乎在戶乎始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
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
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
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
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
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

賢者之行豈徒埋地一事哉前埋地之時多所行矣
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為乃見
殺人之地豈叔敖未見地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
埋地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
敖之賢在埋地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
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
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董無心難以堯舜
不賜年桀紂不天死堯舜桀紂猶為尚遠且近難以
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為死

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
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
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
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
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
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
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為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為

元天字本天作天

通津本無作未

元大字本天作失
投仍作天

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
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

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
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
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
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
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
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
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
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
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

元大字本且下有夫
字

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
 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
 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
 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
 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
 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
 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
 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
 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

元大字本玉作子
 盧校作王

元大字本天作人

元大字本天作人

元大字本而字空

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秦
 襄王賜白起劔白起承伏劔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
 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
 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
 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
 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
 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
 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
 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

元大字本恬下罪字
作非

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
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
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卽吞藥
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
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
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
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旣非而太史公
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
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已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

脉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
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
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
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
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
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卒天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

通津本此淵作回下
作淵

遵何哉若此言之顏淵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
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常不在其
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廣然以胡軍攻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為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
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
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
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

元大字本誘作詐

也李廣然之間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
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
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
以為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
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錯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
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錯徒見其當封之證由
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錯徒之言實
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懼禍順
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

元大字本此作雜

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
濶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
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
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
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
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
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
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
以人爲食加以渥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

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
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

舊交擒魏公子印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

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_過而爲李斯所幽公

子印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

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印有惡天使李斯商鞅

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

如韓非公子印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

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印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

元天字本欺作期

通津本印作印下同

通津本故作過

元大字本所逆作所
行

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
賢則被彼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彼所逆之道何非凡
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
周文而得封寧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官非窮賤隱阨
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
公寧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
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為帝嘗見
害未有非立為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
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

元大字本立作不

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
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
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元小字本無遭字
大字本有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
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
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
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
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為天使猶賢臣為君使也反報

元大字本拔作披

有時無為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
 用為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為
 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
 則世名雷電為天怒取龍之子無為怒也且龍之所
 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
 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
 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
 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蓄丘訢蓄或作魯勇而
 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拔劍入

元大字本也下如字

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
 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
 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為上天天之取龍何
 用為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
 無為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為仙者取龍則仙人含
 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為騎龍也世稱黃
 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
 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
 之性人為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

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虵亦有
神與不神神龜神虵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
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
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
神也人爲僕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
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
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
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
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

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
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
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
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
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元大字本龍食於
濁游於清作濁
元大字本及作爲

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虵之人世俗畫龍之象
馬首虵尾由此言之馬虵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
騰虵游霧雲罷雨霽與蟻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
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

元大字本無餘字
黃琴之文云元大

本天有一細畫非字
也今按吳校改餘作
一蓋誤

殺人矣比之爲螾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虵馬之類明
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
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
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
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
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
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
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
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

曰昔有鬻叔宋有裔子安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

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而錫之

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豸川豸夷氏是其後也故帝

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

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音在

陶唐氏既襄襄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

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

通洋本襄作襄

元小字平神作升
虛夜有天字

通津水水作木下同
元六字平與通津同
亦皆作木

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
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
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
低伏鬱湮不青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
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
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
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
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
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

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
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水無以升天又曰
升天又言尺水謂龍從水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
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
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
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
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
龍以為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

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
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
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
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
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
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雷丘訢之殺兩蛟也
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
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
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

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
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
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蛇乘

通津本間作間

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証
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
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
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
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
性亦有自然往往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

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

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呼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响呼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

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
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
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
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
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為雷所殺，
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
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
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
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

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
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
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
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
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

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冥百
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
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
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

元大字本已作以
四字本亦作以

元中字本移作殺
大字本作移

元大字本即作非
元小字本亦作非

元小字本有作天

元大字本吁作响

通洋本怒作即元
元小字本無怒字
元小字本無怒字
校有

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
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即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
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
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
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
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
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
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
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响吁喜則歌笑比聞天

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
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
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為天怒時或徒雷
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
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
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為喜怒之候一有人君

喜即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
劉媪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
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為怒不擊

通洋本下
即孫校
改怒

折者為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

元天字本無語字
盧校有

雨者以為天施氣天施氣氣澁為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為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為貴賢

元天字本為作謂

元大宇本肯食作肯得小字之得

元大宇本失作反

元大宇本有作大

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洩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為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為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_夫其洩也如食已知之

元小宇本心平作平

元大宇本夫悲作天悲

名曰腸洩戚夫人入廁_{居其}身體辱之與洩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為腸不為體傷洩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洩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

元大字本闕作開
因作用元字同今
本作闕作因

元大字本反作及

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座
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
能見人闕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
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
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
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
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
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
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清天
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
食人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
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
陽陰過闕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
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
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
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
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
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

元大字本專作曾

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
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
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
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
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卽
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邪如審是也鐘鼓而不空
懸須有奠簾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無所懸着
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
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

元大字本根作琅
通津本根作根

元大字本圖作體形
作服

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
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
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
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
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
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
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
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
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

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
 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
 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
 怒引運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
 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
 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
 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入一屈
 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校較鬱律嶼壘之
 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

之音也魄然若鑿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則
 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
 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
 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
 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
 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
 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鑿裂若雷之音矣或近
 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
 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

元大字本亦作今

治工之消鐵也。以土為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剌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為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為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

元大字本大作火，作人，盧校本作火

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為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剌之跡，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爛，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為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

論衡

卷六

二十六

孫校在漢火

元字字本于之作乎

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為
 火有五驗言雷為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為天怒虛妄
 之言心難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
 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
 及已也如雷不為天怒其擊不為罰過則君子何為
 為雷變動朝服而正坐乎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
 為安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
 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
 况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

黃校云元大字本作慎
元字字本慎作頓元
字字本作頓虛校作慎

元大字本淨作清元
通津本淨作清
元大字本雷審作如
雷

元大字本小作之

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
 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
 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為已也
 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
 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
 動不能明雷為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
 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
 無為恐也宋玉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群
 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

元大字本斯作若
元小字本亦作若
校若下有此字

罰不善善者胡為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辯其
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
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
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七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
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七十
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
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
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
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
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

元小字本亦作千
大字本作十

如謚臣子所誅列也誅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
遂以升天臣子誅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
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
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
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
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
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
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能起雲雨因乘而
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

祭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群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
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
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
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
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
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
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
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
稱堯若腊舜若腊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

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卽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

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竝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鷄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鷄食之皆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

通津皆作并

論衡

卷七

三

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
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
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
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
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
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
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
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爲鶉雀入水爲蜃蛤稟自然之
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

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
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
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
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
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
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
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
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
安可伏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

元天字本天作夫
字本天作夫

元天字本路作始

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焦熟猶
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
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為仙體輕氣彊猶
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
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
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
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
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
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

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
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
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大
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
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
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
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
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
其實也

孫天冥作
實

盧敖無然字

通津本光上有空
格元大字本同
元大字本載作載

通津本一作壹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
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
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遊逃
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
作梨盧敖
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為倍俗去群離黨窮觀於
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
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為
友乎若士者愕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
至此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

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峽岨也若我南游乎罔
浪之野北息乎沉、蕪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
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
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
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
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
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
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
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

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型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

通洋本何作河
同
通洋本與作語

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竝聞當時竝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鷄犬升天者况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何東蒲坂項曼都之與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甚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

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何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為不仙也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為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

通洋本育作育下

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病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也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

通洋本履作屨

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
 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
 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
 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
 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
 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為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
 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
 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

通津本其作共

元字本全作今

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
 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其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
 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
 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
 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
 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
 金石雖覆蓋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
 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
 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

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
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
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
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
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
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
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
輒死世見文摯為道人也則為虛生不死之語矣猶
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

元大字本故下無文

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

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為仙踰百不死其謂之仙

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

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

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

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為

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

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

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父識

元大字本飲作飯

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主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為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為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眾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

元大字本死下有矣夫二字

元大字具作俱恒字空

元大字本持作特小字本亦作持

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怕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

元大字本十四作
四十五字本六作四
十五

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為
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為
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為不識武帝去
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
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
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
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
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

元大字本道字無
虛校有

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
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
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
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
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
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為上所信朔無入海
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
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
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

元大字本覆作復

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為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為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有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

元大字本欲下無有字字本無

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噉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况形體

元大字本高作上高字本亦作上高校作

宗字本性作信

元字本如作知

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
 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
 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
 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
 草木生以土為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
 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為食故傳曰食氣者
 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
 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

通津本自作百

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自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
 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胃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
 者必謂吹响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
 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脉在形體
 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
 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
 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
 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

論衡 卷七
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脉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一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

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憂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腊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羸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羸若腊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鬻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羸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鈎

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
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
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
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
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
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
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鳥之
祜高祖^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
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

通津本祝作祖

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
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
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
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
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
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
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
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

元天字不伐作代

元大字本考作者
四字本考作者

元大字本頓作賴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
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
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
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
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
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
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
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
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

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
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
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
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
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三莽紂
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
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
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

通詳本此字作
三元大字本作王

元大字本言之作
之言

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胃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賤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

元大字本致作教
小字本二作教
通津本時作所

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醜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醜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

元大字本用作又
觚
元大字本兩觴皆作

元大字本宮室且
有宮字室字皆在
回內深室之室皆作
室宮而室字之室作
室元小字本與大字
本同

盧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
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
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
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
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
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
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
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

元大字本就作熟
孰

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
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通津本裸作保

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為
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
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
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間何為不
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裸相逐於肉間傳
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夫言
用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即言

元大字本以林作似林

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施於地卽言以酒
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爲
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保相逐或時載酒
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
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
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
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
實也

元大字本言作語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
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
大宮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
人增其實也

元大字本壁字無圭作圭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
足之臣王者之填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
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
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
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
也

元小字本傳語接上不從行

元大字本者作書異校云士下者上大字本有書字似誤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斷增之也經曰彌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

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為夾輔刺周青臣以為面諛

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丞相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

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

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及百家語

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雜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

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

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

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

元大字夾作挾通津本夾作狹

元大字本生下有皆字小字本有皆字

元大字本感字無

元大字本記上有王字百上有及字

元大字本舉下空一字以字本不空

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
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
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町
町若荆軻之間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
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
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
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
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
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

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
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
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
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間何罪於秦而盡誅
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
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
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
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
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且其聲也...

